

旧年天气

李晓

旧年的天气，是一点一点漫开的墨，浸润在风吹时光的纸上。

那年深秋天空的云层里，似乎发酵着霉菌，飘飘洒洒落下的雨，有些黏糊，季节的薄凉钻入骨头里。

19岁的三叔换了那身节气才穿上的粗布衣衫，打着那把斑驳土墙上挂了多年的红油纸伞出门了。三叔停住脚步，转身望了我一眼，眼瞳里的眼白很大，村子里的人说过，眼白多的人，大都懒，蛇一样的懒。三叔望着我说，侄儿啊，我出门了，可能好久不回家了，你要好好读书。三叔是愤然离家的，常听见我二爷爷在屋子里发脾气，有次他暴怒，扛起一把劈柴的斧头说要把我三叔劈死。二爷爷劈柴时，我三叔正翘着腿看《水浒》，看到林冲踏着大雪夜奔，三叔叹息一声，哎呀，英雄啊，这是逼出来的啊。二爷爷大怒，骂我三叔是个白吃饭的。

三叔，就是我父亲的堂弟，只比我大6岁，他对种地种庄稼毫无兴趣，成天在家里看古书，还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，后来一天他告诉我，他是要写《水浒》的续集。三叔就这样在村子里成了一个神神叨叨的人，一些动作还显得神经质。二爷爷长嘘短叹说，我这个三娃啊，这辈子是个废人了。三叔选择在秋天出走，是我二爷爷给逼的。二爷爷给我三叔提了一门亲事，是村子里一个被火烧后面部有些毁容的女孩，二爷爷想，让我三叔早点结婚，好歹也续下个香火。三叔感觉自尊心受到猛烈伤害，负气离家出走了。

三叔一连两年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。三叔走后，我二爷爷瘪着嘴，一副哭相。我的二奶奶在第二年冬天一连落了好几颗牙齿，我看见二奶奶吃饭时，嘴里包着饭，老树皮一样皴裂的脸上在缓缓蠕动。腊月里，二奶奶在家里稻草铺的床上咽气了，咽气前，二奶奶伸出俩手指头，搭在二爷爷的手上，对我二爷爷临终嘱托，去，去把三娃找回家。

我21岁那年，去了神秘的新疆，我是去乌鲁木齐看三叔的，他在那里安了家，他娶了一个伊犁姑娘为妻。之前他带回来过一次，我跟在身后追着看。三叔带着黑亮葡萄眼睛的妻子去我二爷爷二奶奶坟前祭拜。我去新疆那年，乌鲁木齐的四月，春天刚刚醒来，我在三叔家的房子里，看到正屋墙上竟还挂着那把红油纸伞。时光如苍凉大风，抖掉日子里簌簌而落的灰尘，我忍不住全身打了一个噤。这把红油纸伞，原来还一直温暖着三叔的异乡岁月。夜里，我同三叔在乌鲁木齐街头喝酒，三叔大概是喝到了高潮，他哭出声来。我同三叔彼此倾诉着，这么多年来堆积的感情，其实像煤一样在心里燃烧。

也是秋雨淅沥的季节，霜降风凉，我打了一把新娘送过来的红油纸伞，弥漫着老桐油的味道。我的堂伯披了蓑衣戴了斗笠，在身后默默送我去相亲。堂伯像赶着一头倔强的牛去上田。那年我18岁了，高中毕业后回到村子里，跟我三叔一样，我不想种地，我整天读文学刊物，也想躺在庄稼地里，写下惊世名著光宗耀祖。母亲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，央求我去对方家看看，那是一个村子里拖拉机手的女儿，皮肤奶白，走路一颤一颤的，拖拉机手的妻子已提了两只鸡主动来我家了，鸡是一公一母。平时在村子里的土公路上，那拖拉机手在风中驾驶着冒着滚滚黑烟的拖拉机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那天中午在女孩家吃了饭，她送我出门到山梁，我告诉她，我很快就要离开村子了，我祝福她。那女孩埋下头低声说，我就晓得，你和他们是不同的人。山雾漫了上来，把我和她隔开成两个彼此看不清的世界，一个人坐在雾气湿润的石头上，我陷入了迷茫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离开了村子，去了一个小镇工作。我从小镇回到村子时，从山坡上俯瞰，李花桃花正嘤嘤绽放，乡民们耕耘后的平整水田在天青色下如巨大镜子闪闪发光。堂伯远远过来迎我入屋，一个正淘菜的女孩觉得眼熟，“嗨！”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原来就是那拖拉机手的女儿。堂伯告诉我，她而今是我堂弟的女朋友。堂伯呵呵而笑说，他们才般配，你是吃“皇粮”的干部了。

去年冬天，三叔带着一家人回来。晚饭后，三叔说，他要去看看城市的夜景。于是我陪同三叔去了城后山顶，看城市的万家灯火汇成一片璀璨灯海，我同三叔陷入了沉默。下山时，三叔告诉我，那年秋天离家时，他跟我二爷爷留下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是同我二爷爷宣布决裂，彻底断绝父子关系。三叔趴在我肩头，哭了。我抬头看城市灯火，一片迷离中有晶莹闪动。



秋波万里 佚名 摄

乡事小记

朱小毛

退吓

乡下的婴幼儿或小孩子受到了惊吓后，总是惊厥发烧，要么啼哭不止，大人便会抱着或领着他们到村中的老师傅那里请求解除，谓之“退吓”，意思是把吓到你的东西赶走了，驱逐了，退掉了，就再也没有有什么可怕之物，来侵扰你。

有时候，家中的小孩子总是没来由的、好端端的、无缘无故的烦躁不已，心神不宁，甚或茶饭不思、哭哭啼啼，大人首先想到，也没别的，肯定是让不知名的东西吓到了，只好让上了年纪的老师傅帮他退吓。

大简就是个退吓高手。年逾八旬，他家的堂前阁几上一年到头供奉着神龛佛像。佛像前整天烟雾缭绕，分明是燃了烛烧了香的缘故，表示自己礼佛的虔诚。

小时候，母亲曾带我去大简家里退过吓。母亲随身携了几根香，一碗米。米用蓝边花碗装着，手掌一抚，平了，再拿手绢扎紧，在碗底扣成一个结，如此，一滴米都落不出来。

大简接过母亲递来的香火，划了火柴点着，恭敬地参拜，插上香案，尔后拿着扎好的小碗米像探照灯似的照着我的前额，虽不发光，但在我脑前老是晃来晃去，嘴里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。你根本听不清他讲了些什么，或许他根本没说，不过是抽惯旱烟的喉咙不由自主发出的叽哩咕噜的声音。反正你也无需理会。特别是行将结束时，大简的声音急速上扬，骤然打住，“退吓”便到此为止。

完毕，母亲连说“多谢！多谢！”，并把米一同带回，放在我的枕头底下，与我同眠几晚。不几日，我也便好了。

大简退吓，从不收取任何报酬。同是乡里乡亲的，顶多换得会抽纸烟的，当时递给他一支享受，算作答谢。

后来，母亲亦抱过侄女、侄子去退吓，甚至来家做客的外甥、外甥女都去过。有些事情说不清道不明，人反正好了。

大简也有忙得不在家的时候。母亲只好无师自通，先前听过人家的口述，运用简易的方法，抱着小孩在米缸里站好，摸着小孩的头，急促地说“莫着吓！莫着吓！我来帮我去退吓！”说完，还不忘在你额头上“噗噗”吹两口气。这两口气好像是神仙使出的，站着的孩子立马缓缓地止住了啼哭。经过这种仪式，或许唤醒了小孩的记忆，重新闻到了那

股熟悉的家人味道，吃了定心丸一般，回到了正常。

你还别说，退吓有时还真凑效。兴许是心灵受了安抚吧。

阴箭

阴箭，这名字，乍听起来，城里人也许惘然无知不知所云，在我们老家乡下，一般人都懂。民间老辈人说是阴间小鬼向人们射出的暗箭。

老古话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一旦被阴箭射中的人，兀自要痛上五天七天的。

在乡间，经常有上了年纪的人，恍惚之中不知不觉，腰酸腿疼脖子麻，身体的某个部位关节无缘无故疼痛起来，贴麝香虎骨止痛膏不见效，看医生也不好，这就奇了。怎么办呢？那就要请会抓阴箭的人来试试了，或曰捉阴箭、捏阴箭、扎阴箭。

村里会抓阴箭的人有两个：一个是村头的老马，一个是村尾的仙哥。

老马怎样抓阴箭，距离得远，没看过；仙哥与我家是隔壁，我就亲眼见过。

一次，富大妈歪着脖子喊疼，说她有可能被阴箭射了，特意过来请仙哥帮她抓阴箭。仙哥接着递来的纸烟点着，猛吸了一口，二话没说，麻利地把富大妈的右腿裤管缩至膝盖，啐了口唾沫，右手食指弯成“7”字状，用力地在富大妈的右腿肚上刮了十来下，只见右腿上几根青筋突暴，像涨满水的小河。仙哥又回屋里拿出女人补衣的针，在青筋上扎了几针，暴涨的青筋犹如被针刺破的气球顿时泄了气，变得扁平，几股暗红的血液从腿肚上流下来，好像几条蚯蚓爬满了腿肚。扎完了右腿，扎左腿。正常人的血液是鲜红的，而此时扎出来的血是黑中带紫，仙哥说必定是让阴箭射中无疑。程度深的用针扎，程度浅的用手捏。通常是在患者的肩上，用劲拿捏，如若皮肤立马呈现暗紫色，则被断定是让阴箭射了。第二天再来捏几下，基本上大碍无虞。往往应验得很，真是屡试不爽。

民间，总是有对居于本地的人群发出独特的形而下语言。

后来，我总是反复琢磨，乡村所谓的捉阴箭，要是用科学理论来解释的话，无非是血气凝滞、关节不通，用手捏用针扎，譬如古老中医传统的按摩针灸，以为然否？